



We English 系列 / 2008 年

## 收集时代之巨细

采访 / 文\_傅尔得 周仰 图\_Simon Roberts

Simon Roberts成为目前极具影响力的英国当代摄影师，很大程度上源于他2009年的摄影项目We English的发表。摄影书We English从面世时起，就受到了马丁·帕尔的极力推崇，他认为We English是近十年来关于英国的最好的一本摄影书。近期出版的马丁·帕尔和格里·巴杰共同梳理编辑的第三册世界摄影书史：《The Photobook: A History Volume III》还将We English收录其中。

从We English系列开始，无论是拍政党选举，还是伦敦奥运会，抑或是栈桥系列，Simon Roberts一直很清楚自己在拍什么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“对我来说，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不同的纪录土地的方式，马丁·帕尔或托尼·雷-琼斯只能有一个，重复是没有意义的”。



xxx Olympiad 系列 (伦敦奥运会) / 2012 年



We English 系列 / 2007 年



We English 系列 / 2008 年



栈桥系列 / 2011 年



栈桥系列 / 2011 年



选举系列 / 2010 年



摄影\_傅尔得

We English 是一本用影像来探索英国人休闲生活文化的摄影书。Simon Roberts 透过他 4 X 5 的大画幅相机，对英国人从城市逃离到自然的休闲活动，做了一个田野式的人类学观察。这个项目中展现的英国，是一片自然、绿色的土地，如 William Blake (威廉·布莱克，英国诗人、画家，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) 诗里描述的田园美景。

追溯 Simon 对地理和人文的思考，得从 Simon 大学的专业“人类地理学 (Human Geography)”说起，这门学科主要诠释“文化背景框架之中的自然”这个概念，主要是关于人怎样看待土地，怎样去利用土地，以及土地怎样被呈现。学科知识的积累，让 Simon 在拍摄中，力图要构建一个整体的画面，而非捕捉一个搞笑的瞬间。他关注的是画面的全方位景象，比如人们在吃什么、穿什么、以及地上的建筑、垃圾等等。为了达到预设的观察效果，Simon 在拍摄时，一般都站在自己的车顶，架起三脚架，以达到俯拍全景的高度，人在其中变得很小，成为风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。

“我认为，要去看清楚这所有的，就必须退后一步，去看全局。同时，在拍摄风光的时候，如果你站在平地上，就捕捉不到土地中间的内容，只能看到前景和地平线，而站到高处，你一下子就看到了全局，这样拍到的照片，就会呈现出一片全新的天地”。

当然，俯看视角并不是 Simon 的独家尝试，早在他之前，美国的摄影师 Joel Sternfield (乔尔·斯坦菲尔德) 和 Stephen Shore (史蒂芬·肖) 等都从高处拍过。在英国其实也有类似的摄影师，拍摄地景三十多年的摄影师 John Davies (琼·戴维斯，英国景观摄影师)，也是以从高度俯拍为特色，但是他的景观中，没有人的出现，且是黑白呈现。“不管怎样，这么多

## Simon Roberts

1974 年生，英国摄影师，目前工作生活于英国布莱顿 (Hove 离布莱顿 5 分钟公车的距离)。他在国际上很多重要美术馆办过个展 (the National Media Museum, Bradford, Museum of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, Chicago)。2010 年，他被英国政府选为拍摄议会的官方艺术家。出版过三本著作，Motherland (祖国) (Chris Boot, 2007) and We English (我们英国人) (Chris Boot, 2009)，Pierdom (栈桥) (Dewi Lewis, 2013)。

人都在拍英国，我需要找一个新的方式出来”。

“我觉得应该要把人放到环境当中，所以我试图在图像中放入一些叙事。我不想拍简单的照片，而希望照片非常复杂，这样可以吸引观者好好地去看，去发现其中的奥妙。所以，人们看我的照片时，不会是发出‘噢，这不错’的感慨后就接着看下一张。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照片，是什么能让你停下来盯着一张照片仔细去看？我照片中的人都非常小，因为观者不得不靠近去看，于是就引起了一种主动的观看。当然，这一来，照片的尺寸就需要很大。如果你只是在网络上观看我的照片，基本上什么都看不出来，因为尺寸太小了，能看到的只是构图或者美感，看不到任何的内容。只有观看挂在墙上的照片，或者在一本画册里看到这些照片，才可以让你走进”。

Simon 把自己的拍摄风格贯彻到底，甚至是在拍摄奥运会的比赛现场和选举现场时，他都站在高处，退后一步，撇去人声的嘈杂和比赛的刺激，拍下一幅幅静态的景观照片。站在车顶的 Simon，似乎把他底片中的时空冻结，消弭了时间的意义。

Simon 拍摄的大选，也沿用全景俯拍式风格。“我退后一步，并且从高处拍摄，就是想周围的那些环境展现出来，对竞选做出更为客观的观察。所以，这些照片是关于各种细节的，照片中的各种细微元素，它们会给你带来新的思考方式，或许抓住你注意力的是背后的建筑，或者是某个安保人员，或许是正在用手机拍照的护士，她拍的照片或者视频不久就会出现 flickr 或 youtube 上面，或许你还会去思考影像的传播，等等……”

Simon 的作品，大都以田野式调查的集体形式出现。对于一个有着人类地理学背景的摄影师，这些作品的价值，不仅在于反映当下，

更重要的是这些照片在 20、30、40 年之后，会体现出更多的价值。“到时候观者看着照片会理解我们过去是怎样的，我们曾经怎样利用土地，我们曾经是怎样跟环境互动的”。

去年年底，一场大的暴风雪，摧毁了位于伦敦周边的海边小镇布莱顿 (Brighton) 的小栈桥。在被摧毁前，我见过那个栈桥，很美的维多利亚式建筑，伫立在海中。现在，这个栈桥的容光，只能永远地停留在 Simon 的栈桥系列中了。

栈桥 (pierdom) 系列是 Simon 在继 Motherland 和 We English 之后的又一个关于人与环境的人类学田野调查。

栈桥是英国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共同记忆，环绕英国的海岸线上，曾修建了超过一百多个栈桥，他们有功能性，也有娱乐性，特别适合大雾天气时，生活在英国城市中的人的一日远足旅行。二战期间，为了防御德军的登陆，炸掉了部分栈桥，后来，因为自然损坏等原因，很多弃用、消失。但是，目前仍有部分存在，如布莱顿的大栈桥，现在仍是一个伸入海面上的大型游乐场。

独特的色彩处理，也是 Simon 作品的特色，“我在摄影上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，其一是英国早期的彩色摄影：Paul Graham、Martin Parr，也不光是彩色摄影，Don McCullin (唐·麦库林，英国著名战地摄影师) 也是我最早感兴趣的人物。不过，对我来说更具影响力的是美国的那些新景观摄影 (New Topographic)。实际上，他们是纪录者，他们在纪录美国的景观，他们寻求不同的观看美国的方式，他们没有把目光投向壮丽的风景，而是看向了寻常事物，却又把它们拍得不同寻常”。

将寻常事物拍得不同寻常，是在寻找一个不同记录方式的 Simon，一直在探索的事情。



议会系列 / 2010 年

## 采访后记

Simon Roberts 到火车站接我们，那是一个离伦敦大约一个多小时车程的车站：Hove。远远看见有人走过来，冲着我们这边挥手，虽然看不清长相，但是，在英国的小镇上朝我们挥手的，大概也就只有 Simon 了。

握了手，寒暄了英国当天的天气后，Simon 就带着我们朝他工作室的方向走，约 5 分钟的步行距离内，他给我们介绍了他的三点一线——家、工作社、印刷厂。这 3 个地方，几乎占据了他在 Hove 小镇的生活。

工作室在一个巨大的厂房内的二楼，

Simon 工作室的黑板上，写满了近期工作项目的进程以及构思，一丝不苟。从工作室出来，经过一个走廊，就到了他的仓库和工具间，Motherland 的一幅人像作品挂在工作室外的巨大过道间的墙上。仓库间摆了装裱好的作品，这些都是已经展览过的作品。更有趣的是，他的储藏室里居然有一辆超市的手推车。他不是一个人摆布的人，当我提出要给他拍肖像照的时候，他立马跳进了自己的购物车内。

采访结束的时候，他开着自己的房车，载着我们去海边。算算 Simon 搬到 Hove 来的时间，已经 8 年了，这大概是为了过一个平静的

家庭生活的选择。在海边，我们等他太太过来一起野餐，他们的一些朋友已经到了，Simon 热情招呼他们。他的太太在期待中出现，胸前挂着刚出生 3 个月的小男孩，旁边是两个女孩，一个 7 岁，一个 4 岁。Simon 快步过去，一把将 4 岁的小女儿举过头顶，面前的 Simon，是一个热爱家庭的父亲和丈夫，珍惜精彩的夏日时光。这些记忆，可能又将成为他孩子的归属感。就像他在拍摄 We English 时所说的，“我小时跟家人一起出去在户外的经历，是我成为一个英国人以及形成自我记忆的来源”。📍